

小型革命现代戏是面向农村的“轻骑捷旅”

——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学习小札

孙 家：富

早在二十年前，毛主席就指示我们：“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① 这个指示，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仍然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庞大的主力军。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要真正地、彻底地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必须首先想到农民，并且从五亿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面向农村的轨道上来；扭转过去那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城市、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的错误想法和错误作法。

文艺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最大多数人民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在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并且为将来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有利的条件。解放十六年来，随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伟大胜利，我国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农民头脑中的旧的思想残余，仍然在发生着、并且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发生着消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是社会主义思想同反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战场。如果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不到农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就会占领这个阵地，从思想上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准备条件、开辟道路。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向农村输送社会主义新文化，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就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当前最迫切的首要任务。

文艺如何才能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呢？当然，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在于他们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除此之外，要坚持这个方向，做好这个工作，还必须探求和创造出既适合农民需要、为农民所喜闻乐见、同时又便于在农村活动的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来。毛主席讲过：“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② 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是很难下得去的，更不可能在农村中扎下根来。近两、三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例如，便于在农村中普及的连环画、幻灯片的绘制，已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1页。

新故事、讲新小说的活动，写家史、写村史、写社史的活动，也开始广泛地在农村里开展起来。今年七、八月间，在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出现的一批优秀的小型革命现代戏，更是戏剧工作者在面向农村、努力为五亿农民服务的艺术实践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一共演出了二十五个小型剧目，这些剧目受到了观众普遍的热烈欢迎。其中，湖北省代表团演出的汉剧《借牛》、楚剧《双教子》，河南省代表团演出的曲剧《游乡》、越调《扒瓜园》、《斗书坊》、京剧《传枪》，湖南省代表团演出的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烘房飘香》，祁剧《送粮》，广东省代表团演出的广东汉剧《一袋麦种》、山歌剧《彩虹》，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团演出的彩调《三朵小红花》，广州部队代表团演出的歌剧《红松店》，更是以深刻的思想内容、浓厚的生活气息、活泼的艺术形式、丰富的表演技巧，给观众留下了经久难忘的印象。这些小型的革命现代戏，所以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并且引起人们的重视，除了它们本身所蕴藏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之外，还因为这种短小精悍的戏剧形式，在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活动中，具有大戏所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

第一，小型革命现代戏能够紧密地配合中心，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小型革命现代戏因为戏小，只是抓住一点，集中描写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因此，它既便于把笔触伸及到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同时，编演起来，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剧作者可以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就地取材写戏，就地排练演出，及时地表扬生活中随时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批判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做群众的活的思想工作，直接为党的各项政治任务服务，为生产服务。比如，京剧《传枪》，就是作者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当地党支部要求他们配合留庄民兵现坊会议而创作并及时演出的。这出戏通过祖孙两代先传思想后传枪的故事，向人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和战备思想的教育。其他象汉剧《借牛》、越调《扒瓜园》、曲剧《游乡》等，都是从抓群众的活思想出发而及时创作的。《借牛》的作者因为看到自己生产队里，有少数人为了自家碾米的方便，不顾集体利益、日夜占用公家的耕牛，才决定写一个以借牛为中心事件的剧本，想把那些损公利己的人批评一下，并且通过一个贫农老饲养员不讲私情、坚持原则的模范行动，为群众树立了一个热爱集体的红管家的学习榜样。《扒瓜园》的作者，也是在下乡深入生活时，看到部分群众遭受水灾之后，因为排水问题引起了水利纠纷，于是，便动手写了这个以团结治水为题材，以歌颂共产主义风格、批判本位主义思想为主题的小剧本，帮助群众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迅速配合中心运动，及时做群众的活思想工作，这是小型革命现代戏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第二，小型革命现代戏，在反映现实生活、直接为党的各项政治任务服务方面，不仅具有较强的灵敏度，能够做到从群众的活思想出发，及时地提出问题，而且，它又能够站在兴无灭资的高度，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正确地剖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戏短意深、以小见大，可以说，是小型革命现代戏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次我们在中南戏剧会演中所看到的大部分小型剧目，就各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中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它们或者热情地歌颂了农村中正在不断涌现出来的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新人物；或者批判、嘲笑了自私自利的旧思想和损公利己的落后行为；或者描写了农村文化战线和商业战线上的兴无灭资的斗争；或者指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后一代的重要性……。

举其中的几个剧目来说吧。湖南花鼓戏《烘房飘香》，虽然演出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这个短戏通过贫农姑娘林里香，同自恃有技术而要挟集体的富裕中农宋乔贵所展开的一场冲突，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林里香不顾宋乔贵的种种刁难，坚持原则，刻苦钻研烘茶技术的行动，更是表现了贫下中农不怕困难，敢于当家作主的硬骨头精神。如果说，《烘房飘香》是在对农村生产斗争的描写中，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话，那么，《扒瓜园》、《借牛》、《一袋麦种》，则又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风波”，提出了贫下中农进行自我教育，彻底同旧思想进行决裂的重要课题。《扒瓜园》的戏剧冲突，是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展开的。一场暴雨过后，积水淹没了地里的庄稼。热爱集体的贫农社员宋老发，为了让生产队增加更多的收入，决定把队里四亩瓜园的积水，排引到自己的四分自留地里。可是，只算小账，不算大账的老伴宋大妈，却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经过女儿国英的说服教育，这场公与私的思想冲突，总算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可是，随后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原来，国英根据队委会的决定，要父亲把队里的四亩瓜园也毁掉，以便保全邻队四十亩的庄稼。这又引起了宋老发的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在女儿的帮助下，在刚刚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老伴的促进下，宋老发终于愉快地扒掉了瓜园。整个戏的情节虽然比较单纯，但是，通过两次递进产生的矛盾冲突的巧妙安排，剧作者把这出小戏的主题，阐发得相当深刻。宋老发一家三口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动人事迹，生动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小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利益。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这是当前农村中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老一辈人，需要进行自我教育；后一代接班人，更需要我们的长辈，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促成他们健康地成长。楚剧《双教子》的深刻思想意义，就在于它抓住了生活中“拣麦子”这样一个常常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事件”；提出了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重大问题。事情发生在一个丰收的季节里，杏姑和桃生两个小学生在地里拣了一书包麦子。杏姑的妈春梅叫女儿把拣的麦子送到队里去；桃生的母亲柳西妈却叫儿子把麦子拿回家来，并且还给他一些物质鼓励，夸奖他从小就会“扒家”。在母亲自私思想的影响下，桃生为了急于得到一件新衣服的奖励，最后竟然跑到麦地里，用剪刀去剪队里的麦种。戏的情节开展，似乎并不复杂，但是，它却极深刻地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给孩子带来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影响。教育后代，必须防微杜渐，即使在一些“小事”上，也不能用自私自利的旧思想去腐蚀我们的下一代；只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把他们培养成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就是人们从《双教子》中所领悟到的正面道理。

小型革命现代戏，正因为它能够从群众的生活中，及时地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同时，又站在兴无灭资的高度，帮助群众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群众看了这些戏的演出后，感到特别亲切，反映十分强烈，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据说，《双教子》在湖北各地农村上演时，不少的女社员在剧中人物春梅的先进思想感染下，检查了自己过去常常用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教育孩子的错误行为；许多少年儿童也纷纷表示向杏姑学习，做一个热爱集体的好孩子；有的老贫农，甚至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激动地跑到舞台上，向观众讲解热爱集体的道理。湖南省的有些农民群众看了花鼓戏《打铜锣》后，常常以剧中损公利私的林十娘作镜子，警戒人们说：“莫学林十娘，当心蔡九的铜锣呵！”这个戏每到一处演出，那个地区想占公家小便宜的人，就要比以前大为敛迹了。

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不很重视小型革命现代的编演工作。他们认为小戏戏“小”,没有什么意思,写不出、也演不出什么水平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同大戏比较起来,小型革命现代戏的篇幅是要短一些;它的生活容量,相对地说,也要少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戏的思想内容一定是单薄肤浅的。因为作品的思想深度,主要是取决于作者的思想高度和他深入生活的程度。至于有些人主张小戏只能描写一些平平凡凡的生活琐事,那当然只会把小戏弄成是人们消遣解闷的无聊“小品”。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戏,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小型革命现代戏。我们相信,只要站得高、挖得深,不是追求描写那些与革命无关的日常生活或身边琐事的小题材,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短小的艺术形式,写出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作品来。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所演出的一批小型剧目,不正是从农村火热生活的某一个片断的描写中,甚至常常是从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事”中,提出了为千百万人所普遍关注的重要主题吗?《双教子》、《打铜锣》等在群众中所引起的强烈反映,不正好说明小型革命现代戏,不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小玩意儿,而是教育群众、开展兴无灭资斗争的最犀利的战斗武器吗?小戏的所谓“小”,仅仅是指它的艺术形式,我们决不能以小视之。

第三,小型革命现代戏内容精,形式短,角色少,行装简,它既没有什么铺排的场面,也无复杂的布景和道具。三、五个演员,六、七件行头,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演出一场精彩的戏来。例如,花鼓戏《打铜锣》只有两个演员。汉剧《借牛》和曲剧《游乡》,也都只有三个人物。台上的道具更是简单:《借牛》只有一桌两椅;《游乡》也才用了两付货郎小担,真正算得上是名符其实的“轻装简从”。小型革命现代戏的这个特点,不仅能够做到少花钱、少用人、多演戏,符合党提出的“勤俭办文艺”的节约原则;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够做到轻便易行。它不象大戏那样,需要许多特殊的演出条件。走到那里,可以演到那里,人到戏到。有台,可以演出;无台,也能夠在田头地边、房前屋后就地开锣。唯其轻装简从,灵活易行,所以小型革命现代戏最便于上山下乡,送戏上门。它没有过重的“负担”,走得动,行得广,下得去,扎得深,能够深入到最边远、最偏僻的山乡中去,适合于分散到农村中演出,广泛地为农民服务。

第四,小型革命现代戏的篇幅短小,演出时间不长;它不可能依靠复杂曲折的故事、人物众多的排场来吸引观众,因此,剧作者和表导演必须要在深化主题、提高作品的思想含量上下功夫,同时,又要努力地提高演出质量,不断地创造和丰富表演技巧。中南会演中的小型剧目,所以赢得人民的交口称赞,也是与戏剧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中南会演中的小型剧目,大都采用了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恰当地发挥了戏曲艺术的表演技巧。有的戏以舞见功;有的戏以唱为重;有的戏则靠唸、做取胜。短小精悍、丰富多采;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群众喜欢看、看得懂、学得会,因此,极容易在农村中推广流传。拿《双教子》来说吧。在湖北省,几乎所有剧种的所有剧团、农村文化工作队和大部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室、业余剧团都争相排演了这个剧目。仅孝感县的三个剧团和一个农村文化工作队,一年内就演出了三百四十五场,观众达六十万人次。武汉市工矿郊区文化服务队带着这个剧目,在郊区连续演出了三个多月、一百余场。在湖南省农村,据六个专区六十二个剧团的初步统计,去年八月以来,共演出《打铜锣》三千零八十场,《补锅》二千零八十六场。群众热烈欢迎小型革命现代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多编、多演小型革命现代戏,就可以更广泛地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更普遍地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特别是

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方面，更可以起示范和辅导的作用，有利于推动更多的群众自己写戏、自己演戏，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娱乐，使戏剧艺术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为群众自己所掌握。而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当前，向农村文化大进军的号角吹响了。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国各地相继组织了“乌兰牧骑”式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广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室也正在一批又一批地建立起来。农村文化战线上的这些“轻骑兵”，根据它们所担负的战斗任务和活动特点，特别需要的，就是这种既为农民所需要、所喜闻乐见、又便于在农村活动的小型革命现代戏。小型革命现代戏因为它能够迅速及时地为兴无灭资的斗争服务，同时，它又为农民所乐于接受，易于在农村中推广传播，所以，十分有利于迅速地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我们运用这种短小精悍的戏剧形式，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小型革命现代戏，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轻型武器，是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轻骑捷旅”。我们殷切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武器的战斗作用，多编、多演一些小型的革命现代戏，更好地为五亿农民服务，为兴无灭资的斗争服务，促进农村文化革命的发展。

1965年9月